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

徐孚遠聞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宋徵璧上木 彭 賓燕又

選輯

曾孫朱 質野臣較

朱中丞燮餘集

公移

朱 純

閱視海防事

設官海船

公自任海防務，則史事然，月令日所明史事也，乃或
據福建按察司巡視海道副使柯喬呈嘉靖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等日陸續據烽火浯嶼等寨并漳州

見少不屬一切去一史書此攻中所以日系上下

等府各造報原額及承買拏獲沒官船數到道卷查

等以各事也

本年正月十七日辰時奉本院案驗備仰本道即查知縣謝明德封收在官海船若干隻某船長廣高深丈尺若干某船裝載貨物違禁或係盜贓即便報數連船入官人犯問報某船裝載食米不係盜贓接濟等贓亦不係假借鄉官名目既係違式雙桅以上自難枉法輕縱但事干人眾法禁久弛亦難一槩施行姑免問罪量其船隻高下估價官買給與官銀分給急缺戰哨官船寨灣巡司編號公用先具起數回報

其福州等處原編民間賣穀船隻一面行查奉何事
例一面行各寨澳巡司定以三百石爲率長不過四
丈濶不過一丈二尺深不過六尺者許其自便惟不
許假借鄉官名目亦不許官與編號如丈尺過此式
者俱限文到半月內報官一體免罪估價官買克戰
哨公用俱要編立字號大書深刻桅下橫木以防那
換以備點驗等因。依奉備行各府轉行寨澳巡司各
遵照奉行續據漳州府呈報玄鍾徐渡仙塘等澳船
隻數目到道議將各澳船隻量給官銀盡與承買編

號在官聽其自行領駕看守，平時則分班防守，有警則俱聽調用等因。其由于五月二十五日呈詳外，七月十九日未時，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買玄鍾等澳船戶吳加盛、林國備、吳國忠、許仁、柯孔、恩、任、居、道、韓、厚、明、陳、子、愛、林、良、材、莊、宗、顯等大船十隻緣由，奉批仰福建巡海道查明行令依擬動支給領，其餘駕脫十五隻於常江周應晨、吳大器名下追問賣放情弊，招詳本院節行分撥各寨船數，未據開報。近孫敖又以無船爲辭，漳州又以船多爲慮，併議回繳，依奉

備行該府查驗前船堅固可用卽支官銀承買刻號分撥領駕原脫各船查照追問賣放情弊招詳節次拏獲分撥過船隻屢催查編字號丈量尺寸又查原奉批發南日山水寨開報冊內後山等澳船戶陳貴憲等大船行令興化府估價承買俱未回報又據泉州府造繳所屬晉江等縣石菌等澳各船戶王復洪尚實黃初黃新五洪長遜陳仲賢洪宗王瑞嗣等大船亦照前議承買編號在官責令自行領駕有警聽用具由于七月十六日呈詳外八月初九日酉時又

奉本院案驗據本道前議漳州玄鍾等澳船隻緣由
備仰本道查照節行事理卽將修理過官船并沒入
過私船不拘大小盡數查明要見編過某字幾號若
于某字幾號丈尺若干分給某寨若干某澳若干某
巡司若干某處過多某處尚少逐一開報以塞推調
影射之口以備調遣策應之用各寨各澳各巡司如
果足數應否可令浙寨估買有餘方如所擬分班約
束中間若有不遵約束如今假商旅之名見在浙海
上下嘯聚作何區畫惟燒燬之說絕不可形諸紙筆

徒開奸人騙局而已。作急查議回報施行。係奉因查
數目不對。又經通行各屬查報去後。本月三十日辰
時。又奉本院批。據本道前呈泉州石茵等灣船隻緣
由。奉批本院案定船式。亦集衆議而後行。行後復申
明尖平底裁縫尺之說。今必欲本院更改失信。則勢
豪之謗遂行。而軍門一切禁紘皆廢矣。一日未去。且
守此信。一日節行已明。茲不再瀆。若欲隨方逐圓。以
避執拘之譏。明者知其不可。具由回繳。又于本年九
月初二日辰時。奉本院批。據南日山水寨把摠指揮

唐濟澄呈爲戰船損壞事奉批漳州府縱船數多各寨往往乏船如此仰巡海道查照節行事理逐一開報繳呈依奉通行興泉二府將各澳大船用裁縫尺丈量濶一丈二尺以上俱與估價承買入官給發克用戰船損壞查照原估作速修理去後俱未回報今據漳州府開報查得原買分發過吳加盛等船十隻又玄鍾船戶洪君相等陸續駕到船一十五隻係指揮張文昊千戶常江等統領前去福寧捕獲夷賊解報今俱估價編號呈詳見在承買又續查出陳榮一

隻及銅山把摠侯熙原獲陸熬澳丈量估價未買林
三仔等船一十五隻見今都司盧鏜各調用通判陸
體仁查過海滄等澳船戶嚴伯等船九隻知縣林松
查過月港張仕船一隻未經估價又發過鎮海衛并
海門等巡司各衙門沒官船堪駕九隻及稱千戶常
江等見在攻捕夷船候事寧之日問報又據住劄安
邊館通判翁燦開報沒官船見堪駕一十七隻缺少
檣棋見克火船十隻堪修二隻泉州府開報船見修
發陳坑高浦二巡司料羅澳共三隻銅山水寨把摠

侯熙開報船見堪駕十隻，玄鍾澳守備指揮張文昊
開報船見堪駕五隻，見修三隻，浯嶼水寨把總李希
賢開報船見駕一十五隻，見修九隻，南日山水寨把
總指揮唐濟澄開報船見駕四隻，見修七隻，小埕水
寨把總指揮郭杰開報船見駕六隻，續發一隻，見堪
修二隻，烽火門水寨把總指揮張棟開報船見駕十
隻，已修完給發未到三隻，見修四隻，儘其修完亦足
駕捕類報開十月二十五日酉時，又奉本院批據漳
州府呈詳分撥過前買吳加盛等十船克哨，并估過

續到船戶洪君相羅勿卿黃敦才許正潘情陳惟孝
六船銀兩數目緣由奉批仰巡海道查照先案事理
一併問報夷船久泊奸人接濟無忌此或不禁海船
之驗也及今整頓尚可補塞繳申奉此查得玄鍾澳
原駕船戶吳宗繼林邦任蔡汝學楊朝才楊積成曾
惟新李繼祖柯孔俊鄭適齊等船九隻俱已駕到丈
量估價明白內除楊積成陳惟孝二隻損壞不堪駕
用退還其洪君相吳繼宗等船一十三隻俱行令該
府照估給銀承買分撥缺船寨澳巡司克哨漳州海

滄烏嶼等澳未到船戶嚴伯等、泉州石茵等澳船戶
王復等、興化後山等澳船戶陳貴憲等、各違式船隻
嚴催估價、與都司盧鏜見調陸熬澳林三仔等船候
夷船寧日、各承買另報外、爲照原設各寨、皆有原額
戰船、歷歲漸久、朽壞殆盡、其間雖有修者、造者、大抵
亦紙冊之虛名耳、而其弊豈一二十年之故哉、近該
本職接管、幸遇本院撫臨在上、各處拿獲沒官船隻、
因而修改發哨、數亦頗多、今據各屬回報、除損甚不
堪拆卸不開外、安邊館實有船一十七隻、浯嶼一十

五隻銅山一十隻，玄鍾澳五隻，南日山四隻，小埕澳六隻，烽火門一十隻，加以修理未完者，日逐完報，則其足用亦明矣。而把總等官，一遇稍警，輒以無船爲辭，不知其船何在？抑縱與之極大之船，而能駕捕衝敵否乎？故寨澳之軍不可用，而必募鄉兵者，以其孱弱也；寨澳之船亦不可用，而必募民船者，以其多有損也。新造新買之船，何至于壞？然旬月之間，非其蓬艙之破，則必繩楫之缺，一有不具，不可出洋。而况人與船又非其所素操者乎？故雖有官船，不若民船。

之完也。雖造船買船，不若民船之可久也。卷查嘉靖二十三年，嘗議打造戰船矣。銅山玄鍾發銀一千二百餘兩，至今銀船皆無下落。浯嶼用銀九百兩，造快船二隻，哨船三隻，未一二年而船已壞。南日亦用銀八百餘兩，造大官船二隻，快船三隻，而楨棋亦不堪用。夫費非不多也，侵欺者未能造完，造完者輒又損壞，是其可見者乎。昨因修完沒官船，與買玄鍾船十隻，發之於寨，寨不肯領，發之巡司，巡司亦不肯領，備問其故，蓋添大船一隻，必得四五十人看守，船身楫

棋雖全。必得時。加灰。船檢拾。然在官之物。孰肯視爲已物。而愛護之乎。且又有蟲蠹之食。有燒洗之功。有盜賣抵換。如戴道張性聰者。欲其速壞。而假克礁風破。如孫敖者。且夫有寨則有軍。有軍則有船。寨得十船。可以克哨矣。稍有贏餘。海濱僻遠。官府不到。其弊必至于此。是又其可見者乎。然而本院深思邊計。加惠地方。見謝明德呈報封鎖在澳船七十隻。通行該府估價。夫不責其違禁。而令其估買。不以入官。而與之價值。是其所憂者何深。而所惠者何溥也。本職當

卽行府逐一估買。徐思可查者，玄鍾等澳一百餘船也。然各澳之船，豈止一百餘隻而已乎。估買者二十三船也。而其當買者，豈止于二十三隻而已乎。夫官府之價，三四十兩。民間之造，必費八九十兩。見在者買不在者置。故買之爲行法，置之則幸脫。旣盡其數而買之，似爲無用。買一而置十。或又爲不均。故職推廣本院之意，以爲通買前船二十三隻，約該用銀數百兩。今以數百兩之銀，通前在澳違式之船，大者五六兩，中者三四兩，皆盡買而編之號，興泉福清亦皆

如此各令輪班在官聽用人得雇募工食船得雇募
船價彼亦樂聽無詞故今春調往浙江者福清大船
也都指揮盧鏜調往温州者陸鯨大船也張文昊調
往福寧州成功者卽今續到估買玄鍾洪君相等船
也夫軍不可用故取之鄉夫官船不可用故取之民
船無事一班聽用二三班許附近生理二班聽用一
三班許附近生理遇有緊急各班俱在聽用在船驍
勇之人卽我之兵各人堅緻之船卽我之船官費銀
數百兩可以盡繫澳港之船而有所稽考各船得銀

皇明經世編



朱中丞集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數兩。可以盡報於官而不敢妄自非爲。况自挾其違禁之罪。而知在官者以是寬處之。亦將自樂于聯束。而勇于赴公之不暇。又無撥人看守之勞。無灰艫檢拾之費。無虫蠹燒洗之憂。無盜賣抵換之患。而又無假稱衝礁風破之虞。其不聽丈量編號船隻。嚴行府縣拏獲沒官。人犯究治。夫盡數承買之間。而示寓兵於農之意。先經具由呈請。已蒙本院駁批到道。隨即遵依通行各府。一體估買未報。惟據漳州府估買二十三隻。今蒙批仰查照前案事理。一併開報。夫以本

院之憂地方者如此其深其督海本道者如此其至
自夷船初入海門節次嚴行各屬外船一隻不許其
進內船一隻不許其出而敢姑息容隱聽其來而不
之禁哉而職復言此者亦以備采擇云爾不敢自以
爲是也又蒙察開各寨澳巡司如果足數應否可令
浙寨估買夫戰船利于衝突民船利于行使其爲用
不同見在之船外若可觀而中實不堪其爲用要亦
易壞在閩如此度之在浙亦如此也查得廣東東莞
有鼻尾船者其打造以鉄梨木其板厚七寸其長十

丈其橫濶三丈有奇其硬如鉄觸之無不碎衝之無不破遠可支六七十年近亦可耐五十年是佛郎機所望而畏焉者也如蒙本院查處差官移咨廣東軍門轉行東莞縣將民間烏尾大船加價收買或費七八百兩可得一隻如福建浯嶼得二隻銅山烽火各一隻浙江亦量買二三隻就雇驍勇兵夫撐駕無事之時許附近一二日內程途生理在船什物先以官給後責令自備自修繫名水寨不時查考如此庶幾木堅可以經久廣大可以壯威衝擊可以必勝又此

船海上所無。可以免意外之患。閩浙之所當買。未
切於此者。亦以備采擇云耳。亦不敢以爲是也。合就
呈詳施行等因。到院。批本院前言已盡。該道復申是
說。蓋懼本院之不悟耳。海船橫肆極矣。本院之意。買
船如買馬骨。欲使潛消默奪。此盛彼衰。其事難。其費
博。該道之意。帶牛佩犢。伏至險于大順。取之左右逢
其原。其事易。其費約。非不悟也。夫保甲之法。不行於
土着之民。輪班之法。欲行于航海之家。本院在南贛
時。已有此論矣。所病者。該道相持經歲。故所在尼而

不行，至今尚稱未報，且各寨藉口無船，查船之數，今日始得尚多，欺隱該道亦稱數目不對，入官編號者該道也，按察各寨者該道也，在官者今日乃問其船何在，在民者安能使之大順，使之逢原，侵欺影射者未能御之以法，不聽丈量編號者，安能嚴行府縣拿獲究治，但以百數聽調為詞，不以千數嘯聚為對，但知近寨聽調之便，不知遠寨應變之難，但知聽調者之為功，不知幸脫者之為罪，但知羅俊之得策，不知漏卮之非計，此本院所以終於不悟耳，如本院初意，

凡違禁者皆入官。入官者皆編號。則聽調者自有收
羅區處之術。嘯聚者幸脫者自有公私順逆之分。操
之既嚴。利之乃惠。泰阿之柄在我。虎豹之威在山。原
與該道之意不背馳。特先後着之間耳。向使同心力
行。經歲軍衛有司。誰敢不報。誰敢藉口。海防亦畧有
緒矣乎。本院初命。乃永爲定規。今命乃事寧回奏。在
該道度之而已。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富文忠
有追思范六丈之時。本院亦未敢執以爲是也。具由
回繳

計處海防竈船事

海防灶船

溫州府申詳鹽法察院明文許單桅船載土煎鹽本
府巡捕官編號定界緣由批海邊柴酒原無禁約但
恐以海爲家之徒借此爲名出洋通賊耳編號定界
有地方之責者好爲之不必請詳繳申又據總督都
摺揮劉恩呈稟前因批鹽課海禁皆 聖祖之制原
不相妨海利廣而鹽利微 聖祖所以嚴於海禁而
專于鹽課者至深至遠之慮也鹽課勤則鹽利廣海
禁嚴則海賊遠而鹽利興鹽法舉自夫陰晴之圖廢

而鹽課漸疎。擾害之例行。而海禁漸弛。馴致竈戶舍其本業。競趨海利。名曰取柴。實則與賊爲市。利歸勢豪。害叢官民。而鹽法亦廢。二十六年。長亭塩場之禍。兵燹一空。可鑒矣。若外海大洋。非砍柴取滴之地。軍門禁捕。非沿海近處之船。海禁塩法。固並行不悖也。惟一等人。技倣奪塩法職掌之說。以濟其出海之私耳。海洋交鋒。止論強弱。官兵獻俘。孰分民竈。必擇竈戶。而縱之。則將來勢豪之家。皆投爲竈戶矣。設有登岸劫虜。復如長亭。其咎誰歸。仰巡海道。

通行沿海衙門知會，或有相妨，不嫌申處，具行過緣由繳報。

議處海防事

添設兵案

據福建福寧州知州孫勳烽火門水寨把總指揮使張棟會呈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初五日辰時奉本院批據福建分守建寧道左叅政汪大受呈稱添覓船隻僱募水兵，再批海道議報緣由奉批，近據把總官張棟呈募外塘沙洽兵，卽行依擬，惟調用嶸嶼等澳兵船，計或有碍，行會該州從長議處，或將福寧南哨

分作一總添官分領以備顧此失彼之虞未據回報
今如該道所呈再批海道益遠益悞矣仰州將掌印
官孫勳之議依擬施行一面會同張棟將先批事理
作速議報不畫事宜不嫌面盡此繳依奉案查先准
把總指揮使張棟牒奉本院批據本寨呈前事奉批
外塘沙洽兵依期加募不必再議秦嶺等澳兵船應
否更番調用卽會福寧州從長議處或將福寧南哨
分作一總添官分領未知孰便作速會同呈申定奪
備牒議報准此查議間本月初六日奉本院親發圖

志面諭，隨該知州孫勳查得舊烽火門水寨，原在本州五六都三沙海邊，後以風濤不便泊船，徙一都地名松山，爲今烽火門。南跨官井洋一百二十里，北距沙埕澳一百六十里。節因倭夷寇擾，議抽福州左中衛并福寧衛大金所官軍添守，分撥沙埕澳爲北哨，官井洋爲南哨。本寨實居中兼制之，後以會哨不常，兵船遂廢，以致沙埕失守，海寇內侵，流江等都致被兵燹，愁苦莫甚。嘉靖二十七年二月內，幸蒙軍門遠見，特將該寨移置涑江，控制咽喉，腹裏地方，始得安

枕。但流江山勢峻峭。地逼巖崖。民遭兵燹之餘。城當
創立之始。或者私議以爲難守。然而制勝以險。任事
在人流。汪原撥官軍。已有三百員名。又蒙諫准捕盜
鄭明等。哨船四隻。兵夫一百四十名。存留專一防守。
風迅時月。又准仍覓外塘。船兵六十餘名。是我兵不
爲寡弱。外侮亦難乘虛矣。惟流江以南。自沙埕而外。
如黃崎。水灣。嶸嶼。三沙。迄于松山。各處地方。居民徑
與大海外洋相連。草撇乘便。風潮頃刻。帆幟可至。小
則男婦爲其鹵掠。甚則房屋被其焚燒。倉卒支吾。實

難爲力。若嗾嶼居民頗衆，尚能抗禦，其餘各都人烟既少，勢已不敵，足持自己門戶幸矣。安有餘力可以資人。若將各灣再撥流江更番，是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所以爲流江則善矣。如門庭之患，何以故本州近奉勘議小春事情，略將地方緩急大槩議于水灣烽火，各添覓兵船二隻，互相哨守，以爲涑江應援之助。已蒙詳允。涑江似亦可以無慮矣。爲把摠計，正宜急烽火，嚴斥堠，謹瞭望，使警報得以相聞，呼吸可以立至，而又率領兵船教演水戰，不時出駕水灣等處，互

相會哨使兵勢常合。不至渙散。舟師常練。不至生疎。則勝筭有餘。而操縱在我。臨事不撓。而地方可安矣。不然。今日覓兵船。明日調兵船。徒爲區區保守一隅之計。沿海姑置度外。則亦將焉用彼寨守爲哉。至于南哨官軍。專爲防守官井洋。而設蓋以其地海中。伏出淡泉賊船。乏水。往往經此。潛泊汲取。因而劫掠。爲害。先年官軍在於苔崎古鎮門地方。住坐去官井洋不遠。賊猶不敢深入。後以因循日久。官軍退卽黃崎鎮下。賊遂得以內侵。乃今又住在塩田渡頭。是我兵

愈退愈近。而賊船漸進漸深矣。事勢若此。何補地方。查得烽火門南四十里。至高羅巡司。又二十里。至大金千戶所。又十里。至羅浮澳。又十里。至延亭巡司。延亭又二十里。爲本州五十三都地。名大箬頭。此內不十餘里。卽官井洋淡水之處。本地與羅源縣鑑江澳對港。名爲門夾。乃官井洋喉舌之衝。內包沙洽竹嶼。文崎武崎漁洋武曲等處。一港通福安白石巡司。一港通寧德縣雲淡門各地方。州撤賊船常由此處進入劫鹵。官軍又遠在黃崎鎮澳。隔越二百餘里。一時

有警策應豈能及前竊以大勢觀之大箬頭實與流江相似亦一方要害之區愚計以爲南哨宜遷置此使與流江角峙中分烽火爲界南屬官井非屬流江彼此交持首尾相制則大金沿海一路外地既有援應官井洋腹裏一帶內地亦有藩維矣第計南哨官軍數少止百名大箬頭居民又少止蓬茅數屋而已一旦驅之住守必須添撥官軍創造營宇然後人心始安查得大金所軍士四百八十名除老弱并出海等差外見在二百七十名原撥烽火門出海餘丁二

百二十五名，除該寨存留六十名，外更一百六十五名，奉革空閒定海千戶所，去此只隔一潮，亦不甚遠。况又原隸福寧衛屬，本所官軍六百八十餘名，餘丁亦應稱是。若將二所各撥軍士六十名，餘丁各六十名，各委千百戶各一員管領，比照出海事例，屬大金者行大金倉，屬定海者行連江縣，各就近支給行糧。湊南哨原額官軍共三百四十員名，定委寨官一員，爲官井洋水寨總領，專在大箬頭信地哨守，仍照流江事例，添覓外塘大船四隻，水兵一百二十名，捕盜

二名領之，專一巡哨本轄地方。如此則海賊南自福州小埕而來者，見有官兵，既不敢進，泊于官井洋，而得以制其水火之路。北自浙江鎮下門而下者，聞有援應，亦不敢深入于流江灣，而可以絕其糧食之資。似此亦於地方頗得兩全，而亦庶乎可免顧此失彼之虞矣。嶸嶼等灣兵船，免其更翻調用，留預于本處地方，并將南哨官軍，遷置大箬頭地名，行撥大金定海二所官軍，照數僱覓外塘兵船，委官總領，專一防守，以免流江顧此失彼之慮。其軍兵口糧工食等用

皇明經世編

朱中丞集

卷之二

添設兵案

大

平露堂

軍餉不足，聽于本州糧剩銀內動支，惟復別有定奪，伏乞照詳，奉批仰州掌印官會同把總官親詣地方相勘，歸一區畫，停當會呈繳報，依奉除添覓船隻，僱募兵夫，已奉批允，及將嶧嶼等灣兵船更翻調用，有碍施行，難以再議外，隨該知州孫勳會同指揮張棟，卽于本月十三日，由本州沙洽灣乘船，歷覽官井洋，并寧德縣界溪福安縣古鎮門羅源縣鑑江灣濂灣門等處大勢，行至地名韓庄，日暮就彼經宿，次早循韓山踰北辟山二十里，爲東冲五十三都地方，又二

里許卽爲大箬頭。隨登本山至頂。屏空地。環顧左右。惟左邊海灣一處。面臨濼灣。背倚東峯。左抱尾崎。右襟大箬。外控大海洋。次內制五港咽喉。一水灣迴。四面環合。風潮不露。氣脈亦完。且前係沙泥。旣可以容泊船隻。後連峻嶺。又不至肩背受侵。誠要害會一方之總區。形勝曠百年而有待者也。乃由本山降觀其地。委果風氣完聚。實非一時偶然。隨丈量得本地海沙長計七十丈。堪以築砌城牆。東峰山下有田一片。濶計九丈三尺。稅計四畝三分。審係本都里長鄭惟

清戶田時價值銀每畝四兩，堪以官買起蓋寨宇，又有荒埔一所，長計四十丈，濶計一十七丈，堪以起造軍營，并演武較場，左右灣尾二山，上有頂屏，各堪豎立望臺，撥軍瞭望，有警張旗放銃，立刻卽知聲息，可以先事預防，且兵船不必迎敵，但鳴鑼爲號，各船齊執鋒利器械，出列本灣門前，賊亦自將畏忌，不敢輕犯我鋒而入，萬一不測，分布步軍兩山排伏，一時臨警，矢石交攻，賊處其下，我臨其上，彼將何技，可以敢當，似此新寨一舉，五港可以高枕無虞，縱有小寇時

發。自。能。尋。踪。追。捕。可。以。立。獲。何。者。外。無。從。入。之。寇。則。內。無。乘。寇。之。端。也。然。則。分。設。新。寨。豈。唯。可。防。外。洋。之。盜。抑。亦。潛。消。內。寇。之。機。乎。僉。謀。既。同。乃。由。故。道。回。至。東。冲。鄭。家。又。訪。得。本。處。先。于。嘉。靖。二。十。四。年。曾。被。海。賊。登。岸。攻。劫。彼。因。衆。禦。不。下。賊。乃。潛。從。東。冲。前。灣。進。入。放。火。燒。焚。乃。又。親。行。到。彼。看。得。面。有。海。沙。空。地。儘。亦。平。濶。上。有。荒。枯。田。地。一。帶。亦。甚。夷。坦。似。可。建。立。巡。司。遂。由。此。處。轉。歷。官。赤。二。崎。長。沙。下。埔。等。閱。視。外。海。形。勢。經。延。亭。舊。巡。司。廢。城。盡。爲。荆。蓁。所。蔓。乃。令。弓。兵。

砍闢一路實見基址尚存但本地多山民居隔遠止有灣民鄭瀚等一二人告願置復本司緣看大逼海濱勢實孤懸難以獨立乃又乘舟由海洋至羅浮澳卽南畔中哨之地烽火門原撥官軍四十員各延亭高羅二巡司近撥弓兵各十五名在彼守把不十里卽爲間峽灣聞各官軍往多退卽此灣住坐不在羅浮以致去年黃祿等家遂爲夷船抵岸海牆亦被攻破今亦應于羅浮灣內分撥哨船二隻以爲信地使彼各有栖止不得擅離而後可以責其專守耳本灣

又十里至大金千戶所，又二十里踰積石，卽爲高羅
巡檢司，原有舊城，視延亭尤頗完固，附近亦有人家，
以上二司，近議遷改延亭於北港，高羅於閭峽，各地
方置立，俱各見在興工，然北港則僻在裏洋，閭峽則
人烟稠密，且習與海賊角敵，人各知兵，官軍置此，實
爲虛冗，延亭似應於東冲前灣設立，以與官井洋水
寨互相爲依，高羅似當修復舊城，以衛該都百姓，已
令一面搬運見買木植等料，於見擬地方興作，候詳
允日，監蓋完功，外踰此又歷虎嶼古縣黃沙等處，四

十里卽爲本州并烽火門切看地形譬則一人之身。舊寨處于腹脊之中。流江正當左臂官井洋乃其右臂也。臂能運動始可自衛。若一受敵豈能制人。流江今有水寨左臂旣無患矣。官井洋不爲區處則流江遙隔三百餘里之外。風潮不便動。經數日之程。右腕爲人所握。剝膚之勢豈不殆哉。此福寧南哨另分一總。愚竊以爲此又軍門明見遠慮。高出尋常萬萬者也。况烽火門之至流江。與黃崎鎮之至烽火道里正適相等。官井洋立寨與流江南北角峙。則東連鎮下。

南接小埕。會哨可以及期。應援又爲甚便。握要聯勢。孰善于此。但寨守新立。人心尚懷危懼。必須多撥官軍防守。以先創始。然後可以圖惟厥終。隨查得流江官軍。見在住劄一百九十名。分撥哨守一百四十名。俱福州左中二衛并大金所軍。數已有限。難以改撥。惟存留守禦舊寨。福寧衛軍二百一十三名。各軍去寨不遠。內多潛回住坐。并查原撥官井洋南哨軍五十名。係福州左中二衛官軍。今已分設寨官。亦難復令在彼。應在存留福寧衛軍內。照數撥抵。事體得相

安、中哨南畔官軍亦應割附官井洋寨添撥軍士十名、湊原撥四十、共五十員名、照舊守把、及查大金所見在操軍二百零四名、原選出海、今革閒住餘丁一百七十餘名、定海所在操軍士共三百一十五名、餘丁一百九十名、俱堪量行於內派撥、大金所軍士五十名、餘下五十名、定海所軍一百名、餘下一百名、湊福寧衛、今撥抵南中二哨軍各五十名、共四百名、專在官井洋新寨哨守、仍俱准照出海事例、福寧衛并大金所於本州、定海所于連江縣、各倉庫按月關給

行糧四斗以慰其勞更照流江近議聽其請給軍餉亦于外塘沙洽僱募大船四隻水兵各六十名該地土官各一人帶領以協守之并於烽火修完哨船十四隻內分撥六隻添克官軍出哨之用管領軍職合用千百戶官各三員衛總指揮官二員應于該衛所官內差委其把總官推選隔別衛分賢能指揮一員定委責其總領庶幾付托得人而又定畫二寨界限分烽火門以北自一都至十二都沙埕等灣爲流江管轄自烽火門以南黃沙古縣至福安黃崎鎮等澳

爲官井洋新寨所轄地方、流江仍分水灣爲北哨、自南鎮而外至十都嶧嶼而止、烽火門爲南哨、自一都以迄于七都一帶地方、官井洋寨則改羅浮中哨爲東哨、分管舊延亭以東、至附州黃沙等處地方、改黃嶠鎮南哨于古鎮門爲西哨、分管寧德縣青山灣以西迄于福安官外南三塘等處、各港門、四哨官軍各分領哨船二隻、務照今定信地、專一在彼巡哨、不得潛住人家、以生侵擾、二寨把總居中兼制、仍責流江常于沙埕南鎮海口、官洋常于官赤二嶠、各處不時

督駕兵船往來巡哨、因以習演水戰之法。但遇一方有警、卽行飛報來攻、敢有逗遛不前、致失機事、逐程跟究、罪坐所由。如此則沿海常有兵船、舟師操駕、可得習熟、官軍不爲虛設、遇警防禦、乃爲無虞。再照福安長崎地方、原設鹽運分司、在彼掣課、鹽引、鹽船俱由本地興販往來、船隻必經新寨之前。若與本寨置一驗引官司、委官坐掣鹽船文引務、由此處投驗、不係詐冒掛給號記、方許進港、則新寨又得商船爲伴。官軍聲勢因而可張。且私鹽亦因可革。似此亦係一

策其新寨軍器、一時遽難修置、合于流江量分一半
克用、候事定之日、另行措處發添、并照二寨官軍出
力衛民、固當體念其苦、然百凡供億、皆出小民膏血、
亦應常加點閱、使兵皆強壯、毋致閒曠、庶幾地方有
賴、不至浪費錢糧、若非委官時加稽攷、未免人心斂
弛、易於怠忽、會呈到院批議處周悉、一方之民自是
曠席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

宋徵璧上木 徐孚遠關公

華亭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選

陶方爍星若參閱

許黃門集

疏

許相卿

論內侍納銀贖死

內侍贖死

臣聞令出惟行

此在以前所切在者極數上在論

弗不不及字下告喻竟不可起起

堯舜不能以爲治信然哉則臣於今日斷獄不能無

惑焉而職司獻納是謂得言、遭逢 聖明是謂可言、
於此嘿嘿無所逃罪、故敢陳其愚忠、幸 陛下裁納、
竊照犯人張銳、張忠于經王欽等罪惡、臣不能徧以
疏舉、其屢訊而具服者、載於刑書、渙於綸音、炳如也、
有一於此、罪不容誅、衆惡畢彰、百死莫贖、又何議乎、
方其憑寵靈、擅威柄、毒流怨積、以致神器幾危、逆藩
乘隙、先帝憂勞崩逝、厲階禍本、實自羣兇、臣意孝
廟神靈之震怒、兩宮慈愛之痛忿、天下臣子之悼恨、
而舉欲甘心焉者、殆皆齷積磅礴、無所於逞、臣又意

與獻帝之在潛藩入此一此憂本根之將顛從言危而深易于脆納思休戚之與其切

齒憤懣何以爲情 陛下旦夕視膳蓋嘗經於暗記

矣廼者登極首逮兇邪列聖格歆薄海悅服端始于
此而數月以來天誅尚逋明旨中華元姦巨憝許之
滅死贖金斯言一傳群望大駭詎意正始渙號遽已
棄信失刑神怒紆而再鬱人怨解而復結不知 陛

下何以對越孝廟何以承顏慈壽何以上慰 典獻

帝之靈何以布大信于天下臣民是以前日人心庶

幾 孝皇太平之望比來識者慮有正德紛紜之漸

此二語太爲切直

矣。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且昔者不察而墮
姦法固在也。今也獄成而聽贖。并與法而亡之矣。

祖宗勞神遠慮。立法爲千萬世之防。陛下祗傳數
十萬金以廢之。豈不甚可惜哉。政以賄成。法由近格。
臣恐自今人皆不復畏法。惟務積金。有金而罪無不
免。以必免之計。肆無涯之心。臣又恐將來禍亂。不但
頃歲之幾危而已。然群兇得肆於昔。所謂非一朝一
夕之故。猶可說也。彼於陛下無糞除之勤。無阿保
之舊。而亦欲僥倖以釋愆。曩以贖要領。果何術也。恃

左右者先爲之容也。左右之爲此度已異日之將出於此故力爲之地所以自爲地也。臣以爲若人亦可誅也。不獨若人也。刑部尙書張子麟、都察院右都御史張綸、操三尺法、司天下命、古臯陶之任也。干紀群兇不能亟議早決、故爾遷延、曲爲比附、雜然衆犯、概以大辟、原其意非欲援輕以入重、迺欲推重以附輕。俾得徐肆夤緣、巧惑聰聽、矧大獄未竟、堅疏乞歸、不圖始終、不聞執奏、避事保身、殊非大臣守職任愆之義。臣聞春秋治惡、必先黨與、子麟等尤可罪也。乞勅

法司將銳等首惡悉照原擬明正典刑其餘某等竄放逐并左右先容者連坐黨惡以謝天下仍黜子麟等以爲無法利姦之戒

論內侍義男廕官疏

內侍廕官

臣聞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衆則論公公則民服故刑賞者人主所得專而不得私也

頃者欽準廕授太監張欽義男李賢錦衣衛世襲指

初月臨至封弟侄以伯爵嘉靖初政尚有沿襲政極

揮同知一時騰物議乖舊章累新政有必不可者兵

部尚書彭澤肇言之兵科給事中許復禮等又言之

工科左給事中安盤又言之。人三爲衆，人不啻三。論亦公矣。而陛下初論曰：已有成命了。再論曰：已有旨了。三論曰：該衙門知道是必欲私之也。夫朝廷之政，公則一致，私則萬殊。恐中外貪競小人，自此乘隙躡踵，有非分無厭之求。許之名器黷濫，何以成朝廷不許則是業已啓之，而何以阻之。臣聞故兵部尙書于謙再造社稷，官其子冕爲錦衣千戶。今兵部尙書伯舟向未叙封故耳王守仁克平汀贛，官其子正憲爲錦衣百戶。賢非欽之子，欽之隸耳。欽非二臣比，而賢官崇於冕，與正憲

是時文成

是忠勲大臣之子。曾不若近侍中人之奴。天下徇國死事之臣。其誰不解體。然則欽爲亂國經。澤等爲失官守。臣等爲負言責。陛下守祖宗之法。亦似少失初意矣。陛下念欽使令之適。服役之久。寵以賜金。優以加俸。識者猶曰非德賞也。而濫恩如此。人言如此。陛下尙吝而持之。豈欽甘言媚詞。有蠱奪寵璽之巧。而衆方蛇盤蚓結。陰伺曲贊。又將藉爲他日之地者乎。陛下重違內豎而輕拒士大夫也。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嘉靖建元以來。冬無積

雪春多霾風，意者刑縱賞濫，號令失常之應。陛下亦嘗槩於中而求其端矣乎？臣爲是懼，伏望寢前命禔賢官，以重爵賞，以回天意，亦以塞小人非望之圖。成清朝無私之政，臣不勝惓惓。

論政權疏

政權

題爲體剛德操政權，以折姦防亂事。臣惟天下政權必出於一，一則治，二三則亂。上操則治，下擅則亂。賢公卿大夫士衛翼奉行之則治，匪人僭干之則亂。臣嘗稽往迹，參近事，以此推之，百不失一。故於今日誦

詔令窺政權、切慮深疑、殷憂大懼、繼之涕泣、不能自
已、凡在有位、義當亟聞、臣待罪言官、若更隱忍、死不
償責、是以冒昧言之、伏惟仁聖、察愚忠而赦其罪、竊
覩陛下入繼大統、御席未寧、登用耆德、嘉納忠讜、
申勅法守、裁抑僥倖、竄烝兇邪、不旬月間、盡復祖
宗之舊、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剛也已矣、海內欣欣引
領屈指、以期治平、曾未再期、偏聽私撓、稅政乖令、日
以益甚、殆陛下明少蔽乎、剛少懦乎、操權未得其
術、而陰伺巧移、以謀矯竊者、居中似有人乎、臣恐自

今漸實生習，習實生常。他日矯以疎大臣，矯以逐諫士，矯以徵玩好，矯以興土木，矯以事邊功，矯以私刑賞，將來之禍，不可稱諱。雖有智者，亦無以善其後矣。臣爲是懼，請得舍其細，論其大者。崔文左道罔上，輔臣懇懇爲言，漫以知道荅之，言官交章勿論也。羅洪載守職，逮繫秘獄，大小臣工，疏十七上，而說不行。近又庇崔文之奴，奪法司之守，罪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擾矣。其他事涉中人，曲降溫旨，於法有礙，則曰免提問，於罪難贖，則曰送司禮監奏請發落，無功乞

廢則曰與做錦衣衛百戶然則昔登用者今播棄昔喜納者今拂逆昔申勅者今沮撓昔裁抑者今批復此與正德之初可異而明哲剛廉之士雖欲盡節竭忠勢可得乎臣聞俊將爲去計矣俊士望也俊去而俊之類臣知其不能留矣中間或有懷祿強顏依阿隱忍與近習私人相表裏以偷歲月之安幸禍之萬分一於不吾逮者其猷爲識趣臣以爲非直非俊之伍是亦私人近習而已矣然則陛下將與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乎天下且帖然乎臣又知其必不能一

日安也。夫今日之天下，寧堪此革再敗壞耶。譬之人身，在昔病已阽危，傷生縱欲，有旦夕不救之虞。然元氣猶壯，一劑適中，可以立起。武宗承孝廟之澤，是已於今病雖稍蘇，元氣憊甚，不必酒色七情百毒之攻之也。溫涼忒節，食飲不時，遂至長已。陛下承武宗之禍，是已故勵精圖治，舍已從人，庶幾可以已亂而况群小竊權紊政以趣之哉。伏願陛下憬然覺悟，收還威柄，法大舜勿疑之勇，奮齊威烹阿之斷，取弄權干政尤無良如崔文者，勅送法司處之重典，以

塞人心，以警其類，然後務學親政，遠色去讒，綏留故老，延訪忠言，詳察民隱，官府一體，上下一心，則德可堯舜，治可商周，功可祖宗，陛下享無疆之祚，群臣與弼諧之榮，近習私人，亦得以同樂和平矣，否則人心將去，天命難謀，實陛下之憂，亦群臣之羞，而近習私人，固非便身之圖也，臣實畏之。

論罰言者疏

罰言者

題爲宥敢言，罰失職，以昭懲勸事，臣抱疾私居，伏讀邸報，吏科都給事中李學曾論，比來賞罰命令不當。

者數事，禮科給事中章儵劾東廠太監芮景賢罪狀有六，戶部主事林應驄認罪回話，遂及優禮大臣俱奉欽依，各罰俸有差。臣不覺歎息，自恨奉職無狀，愧服三臣之忠鯁，深惜陛下氣驕志怠，迥異初心，甘蹈過舉也。書曰：從諫則聖。詩曰：詢于芻蕘。夫聞諫而從，不待諫而詢，往哲虛心舍己，以求合乎天下之公，每如此，今陛下不惟不詢，且不能從，又加罰焉，恐非所謂與治同道者也。夫使三臣者言，或未當，尚冀優容，以勸來者，况頃來戚宦私人破格之恩，權豪近

幸能法之宥言官章疏拂違之批答謂學曾言之不當恐不可也。郭九臯四品守臣爲一郡父母師帥景賢據其部民一面之詞奏行逮捕千里之外傳所謂父子皆獄是無上下也。不然僑何親於九臯何仇於景賢特爲朝廷惜此事體耳謂僑言之不當可不可也。陛下初政延用故老溫綸異數鄭重優隆蓋將賴以共安社稷凡所建白未能盡見施行迺復詰責其字畫差謬若祗使之奉行文書然者諸臣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應聽之言似尤不宜謂之不可也。然

則三臣者。陛下果何意而罰之。俸臣未遑援引舊聞。姑請以親記聖政質之。嘉靖改元以來。陛下批答言者。始曰這所言有理。蓋深嘉之。繼曰知道了。尚漫應之。又曰已有旨了。似已厭之。又曰如何這等來說。則怒之矣。今者直罰之耳。又曰本當查究。然則又將有甚於此者矣。陛下一人之身。再替之間。從違如此。夫豈群臣遽皆變移狂惑。莫能將順德矣。抑或陛下深居高拱。親宦官宮妾之時多。接賢士大夫之時少。樂諂媚之言。恃盈成之業。逸欲日勝。驕怠漸生。

也。晉武帝以平吳息，隋文帝以平陳驕，信史記之。至今陋之。陛下睿質聖志，天下想望，上希堯舜三王而顧乃下同二君，豈不大失中外之望也哉。況今東夷蠢動，北虜狼顧，潢池弄兵之赤子，所在蠱起，官軍俸糧輒支動十數月，計數動十百萬，邊倉儲蓄不給周歲，南都旱疫，方數千里，近者威茂，又以地震告矣。人心皇皇，正仁聖憫，懼延訪，亟圖所以消弭拯綏之時，匹夫有言，宜若重於泰山，而三臣相繼因言得罪。殆陛下未嘗少加聖心乎。風肯所布，孟水隨形。臣

恐自今大小臣工。以言爲諱。朝政闕遺。生民困阨。中外姦欺。莫得上聞。陛下孤立蔽欺之中。顧倚遐習私人。共圖社稷至計。岌岌乎危哉。臣誠懼大患。義愧敢言。懷不容已。非敢黨三臣以自爲地也。若臣者少嘗有志。長不如人。陛下擢司言責。已再閱歲。曾無忠言嘉謨。上悟聖心。少裨時政。方恥素餐。而學曾等乃以言罰俸。比肩同列。臣實厚顏。如蒙收回學曾等三臣罰俸前旨。仍罰臣俸以懲失職。更乞以學曾等建白。一一勅付各該衙門議擬施行。庶有得於不遠。

復之義而陛下無損納諫之明臣亦少免尸祿之愧且俾失職如臣者戒敢言如三臣者厲賞罰當懲力昭闕庭無壅禍亂可防治平易致矣臣不勝惓惓書

與錢海石第二書

星變

伏奉高論星變仰觀博古之學憂時之誠傾歎無已僕嘗聞之師中土文明火地每值歲之丙午則火盛極而變往往多事皇初載籍未備傳聞多訛無庸強說越稽春秋以來凡當是歲鮮不禍應惟漢武帝世

祖唐文皇宋真宗四朝獲免。而武帝征伐禱祠，幾續
亡秦。世祖承王莽更始之亂，因天悔禍之初，文皇亦
以末年征遼大役，武氏僭亂，亡將及矣。真宗差爲太
平，而契丹敗盟，天書誕妄，東封西祀，虛耗海內，未爲
全盛也。入我天朝，初丙午爲元，亡再丙午爲宣
皇之元。三丙午丁未爲憲朝之末。今值厄運，而聖德
消弭，卒無其應。天下蒼生之福也。然比日雷電虹霓
非時大變，頗駭群心。說者疑以海舶應之。夫海賈擾
攘，自是付託非人。變通無術，張皇迫逐，致然。所謂庸

人擾之者也。愚策特費一提舉司官吏監督互市。自可一疏而辦。所謂化盜賊使爲良民。妄見殊不以是爲意也。

與胡梅林中丞

倭奴

海寇弄兵首尾三年。躡蹂八郡。相卿至愚無識。非敢自以其言爲重也。竊謂夫激浦一城。懸絕海岸。隔離衛所縣邑。遠者七八十里。近者猶四五十里。孤特獨立。四無人煙。知傾巢之繫危枝。有兵猶僅自保。人少特一空。戊耳。去歲五月。海寇數百。白晝猝來攻城。時

有統兵徐指揮、公差李典史、協奮乘城、礮石滾木、沸油、毒箭交墜如雨、賊衆救死扶傷、亟遁、自是以來、賊凡五六過城下、聞鼓疾走、不復敢近、蓋懲前失利也。識者以爲賊所必由熟路、不可一日無備、而又以兵少、糧不繼爲憂、近乃掣去統兵并湖處兵往乍浦、存留老弱數百、城中無不自危、昔者鄉民日有千百、扶携入城、冀免死亡、今城中日有十數、商議出城、別尋活路、使賊陸行、猶倚衛兵先捍、使其舟至城邊、河泊不下三四處、維杙到城、直三四百步、競進疾攻、欲禦

無人求援無路。賊將爲刀俎，人盡爲魚肉。執事雖甚憂，而欲拯之，其將能乎？徐行健者不知其素，然統兵於敵二年，却守法，亦知持廉，士心頗皆畏服。故今急乞鈞裁，復調徐統原兵，更益兵千數守敵，則地利素諳，兵將相習，不特敵爲可保，且聲勢連絡。海寧亦自增氣，執事可無南顧之憂矣。若只空城餌寇，或入據之，則列屯喪氣，省城亦且寒心。禍患未知所弭，相卿室燬肢殘，然亦有水郵僻境，緩急倚爲三窟，實非全恃敵城爲全身保家室謀，而爲此嘵嘵也。卷終